

# 長河

改訂本

沈從文著作集之一

## 人與地

記稱「洞庭多橘柚」，橘柚生產地方，實在洞庭湖西南，沅水流域上游各支流，尤以辰河中部最多最好。樹不甚高，終年綠葉濃翠。仲夏開花，花白而小，香馥醉人。九月降霜後，綴繁在枝頭間果實，被嚴霜侵染，丹朱明黃，耀人眼目，遠望但見一片光明。每當採摘橘子時，沿河小小船埠邊，隨處可見這種生產品的堆積，恰如一堆堆火燄。在橘園旁邊臨河官路上，陌生人過路，看到這種情形，將不免眼饞口饞，或隨口問訊：

「噯，你們那橘子賣不賣？」

坐在橘子堆上或樹樑間的主人，必快快樂樂的回答，話說得肯定而明白，「我這橘子不賣。」

「真不賣？我出錢！」

「大總統來出錢也不賣。」

「嘿，寶貝，希罕你的……」

「就是不希罕纔不賣！」

古人說「入境問俗」，若知道「不賣」和「不許吃」是兩回事，那你聽說不賣以後，儘管就手摘來吃好了，橘子園主人不會干涉的。

陌生人若係初到這個地方，見交涉辦不好，不免失望走去。主人從口音上和背影上看出那是個外鄉人，知道那麼說可不成，必帶點好事神氣，很快樂的叫住外鄉人，似乎兩人話還未說完，要他回來說清楚了再走。

「鄉親，我這橘子賣可不賣，你要吃，儘管吃好了。水泡泡的東西，你一個人能吃多少？十個八個算什麼。你歇歇憩再趕路，天氣老早咧。」

到把橘子吃飽時，自然同時也明白了「只許吃不肯賣」的另外一個理由。原來本地是出產橘子地方，沿河百里到處是橘園，橘子太多了，不值錢，不好賣。且照風俗說來，桃李橘柚越吃越發，所以就地更不應當接錢。大城市裏的中產階級，受了點新教育，都知道橘子對小孩子發育極有補益，因此橘子成爲必需品和奢侈品。四兩重一枚的橘子，必花一二毛錢方可得到。而且所吃的居多還是遠遠的從太平洋彼岸美國運來的。中國教科書或別的什麼研究報告書，照例就不大提起過中國南幾省，有多少地方，出產橘子，品質

顏色都很好，遠勝過外國橘子園標準出品。專家和商人既都不大把它放在眼裏，因此當地橘子的價值，便僅僅比蘿蔔南瓜稍貴一些。出產地一毛錢可買四五斤，用小船裝運到三百里外城市後，一毛錢還可買二三斤。吃橘子或吃蘿蔔，意義差不多相同，即解渴而已。

俗話說「貨到地頭死」，所以出橘子地方反買不出橘子，實在說原來是賣不出橘子。有時出產太多，沿河發生了戰事，裝運不便，又不會用它釀酒，較小不中吃，連小碼頭都運不去，摘下樹後成堆的聽它爛掉，也極平常。臨到這種情形時，鄉下人就聊以解嘲似的說：「土裏長的聽它土裏爛掉，今年不成明年會更好！」看小孩子把橘子當石頭拋，不加理會，日子也就那麼過去了。

兩千年前楚國逐臣屈原，乘了小小白木船，沿沅水上溯，一定就見過這種橘子樹林，方寫出那篇「橘頌」。兩千年來這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，雖多少改變了些，人和樹都還依然寄生在沿河兩岸土地上，靠土地餵養，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，衰老的死去，復入於土，新生的長成，儼然自土中茁起。有些人厭倦了地面上的生存，就從山中砍下幾株大樹，把它鋸解成許多板木，購買三五十斤老鴉嘴長鐵釘，找上百十斤麻頭，鎚它幾百斤桐油石灰，用祖先所傳授的老方法，照當地村中固有款式，在河灘邊建造一隻頭尾高張堅固

結實的帆船。船隻造成油好後，添上幾領席篷，一支桅四把槳，以及船上一切必需傢伙，伙邀個幫手，便順流而下，向下流城市划去。這個人從此以後就成爲「水上人」，吃魚，吃蝦，——吃水上飯。事實且同魚蝦一樣，無拘無管各處飄泊。他的船若沿辰河洞河向上走，可到苗人集中的鳳凰縣和貴州銅仁府，硃砂水銀鴉片煙，如何從石裏土裏弄出來，長起來，能夠看個清清楚楚。沿沅水向下走，六百里就到了歷史上知名的桃源縣，古漁人往桃源洞去的河面溪口，可以隨意停泊。再走五百里，船出洞庭湖，還可欣賞十萬隻野鴨子遮天蔽日飛去的光景。日頭月亮看得多，放寬了眼界和心胸，常常把個婦人也拉下水，到船上來燒火煮飯養孩子。過兩年，氣運好，船不潑湯，撈了二三百洋錢，便換隻三艙雙櫓大船……因此當地有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，有一半人在水面各處流轉。人在地面上生根的，將肉體生命寄託在田園生產上，精神寄託在各式各樣神明禁忌上，幻想寄託在水面上，忍勞耐苦把日子過下去。遵照曆書季節，照料碾坊橘園和瓜田菜圃，用雄雞、鯉魚、刀頭肉，對各種神明求索愿心，並禳解邪祟。到運氣倒轉，生活倒轉時，或吃了點冤枉官司，或做件不大不小錯事，或害了半年隔日瘡，不幸來臨，弄得妻室兒女散離，無可奈何，於是就想：「還是弄船去吧，再不到這個鬼地方！」許多許多人就好像拔蘿蔔一樣，這麼把自己連

根拔起，遠遠的拋去，五年七年不回來，或終生不再回來。在外飄流，運氣終是不濟事，窮病不能支持時，就躺到一支破舊的空船中去喘氣，身邊雖一無所有，家鄉橘子樹林卻明明爽爽留在記憶裏，綠葉丹實，爛漫照眼。於是用手舀一口長流水咽下，潤潤乾枯的喉嚨。水既由家鄉流來，雖相去八百一千里路，必儼然還可以聽到它在家屋門前河岸邊激動水車的嗚咽聲，於是歎一口氣死了，完了，從此以後這個人便與熱鬧苦難世界離開，消滅了。

吃水上飯發了跡的，多重新回到原有土地上來找落腳處。捐一筆錢修本宗祠堂，再花二千三千洋錢，憑中購買一片土地，燒幾窖大磚，請陰陽先生看個子午向，選吉日良辰，破土，在新買園地裏砌座「封火統子」高牆大房子，再買三二條大頸項，臚壯黃牯牛，雇四五个長工，耕田治地。養一羣雞，一羣鴨，畜兩隻猛勇善吠看家狗，增加財富並看守財富。自己於是常常穿上玄青羽綾大袖馬褂，擔羊抬酒去拜會族長、親家，酬酢慶弔，在當地作小鄉紳。把從水上學得的應酬禮數，用來本鄉建樹身分和名譽。凡地方公益事，如打清醮，辦土地會，五月競舟和過年玩獅子龍燈，照例有人神和悅義，他就很慷慨來作頭行人，出頭露面攤分子，自己寫的捐還必然比別人多些。軍隊過境時，辦招待，公平而有條理，不慌張誤事。人跳脫機會又好，一年兩年後，說不定就補上了保長、甲長缺，成為當地要人。從

此以後，即穩穩當當住下來，等待機會命運，或者家發人發，事業順手，兒女得力，開個大油坊，銀錢如水般流出流進，成爲本村財主員外。或福去禍來，偌大一棟房子三五年內，起把天火燒掉了，牛發了瘟，田地被水打砂滯，橘子樹在大寒中一起凍壞。更不幸是遭遇官司連累，進城入獄，拖來拖去，在縣衙門陋規調排中，終於弄得個不能下臺。想來想去，還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，只好第二回下水。但年齡既已過去，精力也快衰竭了，再想和年富力強的漢子競爭，從水面上重打天下，已不可能了。回到水上就只爲的是逃避過去生活失敗的記憶。正如莊稼人把那種空了心的老蘿蔔和落子後的莧菜根株，由土中拔出，拋到水上去，聽流水沖走一樣情形。其中自然也有些會打算安排，子弟又夠分派，地面上經營橘子園，水面上有船隻，從兩方面討生活，興家立業，彼此兼顧，而且作得很好的。也有在水上掙了錢，卻羨慕油商，因此來開小莊號，作桐油生意，本身也如一滴油，既不沾水也不近土的。也有由於事業成功，在地方上辦團防，帶三五十條雜色槍枝，參加過幾回小小內戰，於是成爲軍官，到後又在大小兼併情形中或被消滅，或被脅裹出去，軍隊一散，撈一把不義之財回家來納福，在鄉里中稱支隊長、司令官，於同族包庇點小案件，調排調排人事，成爲當地土豪的。也有自己始終不離土地，不離水面，家業不曾發跡，卻多了幾口男丁，受社會

潮流影響，看中了讀書人，相信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兩句舊詩，居然把兒子送到族中義學去受教育的。孩子還肯向上，心竅子被書讀開了，機緣又好，到後考入省立師範學堂，作父親的就一面更加克勤克儉過日子，一面卻在兒子身上做着無邊無涯的荒唐好夢。再過三年兒子畢了業，即殺豬祭祖，在祠堂中上塊朱紅描金大匾，族中送報帖稱「洋進士」，作父親的在當地便儼然已成封翁員外。待到暑假中，兒子穿了白色制服，帶了一網籃書報，回到鄉下來時，一家大小必對之充滿敬畏之忱。母親每天必爲兒子煮兩個荷包蛋當早點，培補元氣，父親在兒子面前，話也不敢亂說。兒子自以爲已受新教育，對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，認爲腐敗瑣碎，在老人面前常常作「得了夠了」搖頭神氣。雖隨便說點城裏事情，即可滿足老年人的好奇心，也總像有點煩厭。後來在本校或縣裏作了小學教員，升了校長，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員，縣黨部委員，收入雖不比一個舵手高多少，可是有了「斯文」身分，而兼點「官」氣，遇什麼案件向縣裏請願，稟帖上見過了名字，或委員下鄉時，還當過代表辦招待，事很顯然，這一來，他已成爲當地名人了。於是老太爺當真成了封翁，在鄉下受人另眼看待。若駕船，必事事與人不同。世界在變，這船夫一家也跟着變。兒子成了名，少年得志，思想又新，當然就要「革命」。接受「五四」以來社

會解放改造影響，革命不出下面兩個公式：老的若有主張，想爲兒子看一房媳婦，實事求是，要找一個有碾房、橘子園作妝奩的人家攀親；兒子卻照例不同意，多半要縣立女學校從省中請來的女教員，因爲剪去了頭髮，衣襟上還插一支自來水筆，有「思想」，又「摩登」，懂「愛情」，纔能發生愛情，郎才女貌方配得上。意見如此不同，就成爲家庭革命。或婚事不成問題，老的正因爲崇拜兒子，諂媚兒子，一切由兒子作主，又或兒子雖讀「創造」「解放」等等雜誌，可是也並不怎麼討厭碾坊和橘子園作陪嫁妝奩。兒子抱負另有所在，回鄉來要改造社會，於是作代表，辦學會，控告地方公族教育專款保管委員，建議採用祠廟產業，且在縣裏石印報紙上，發火氣極大，似通非通的議論，報紙印出後，自己還買許多分各處送人……到後這些年，青人所夢想的熱鬧「大時代」，終於來到，來時壓力過猛，難於適應，末了不出兩途，或逃亡外省去，不再回鄉，來不及逃亡，在開會中就被當地軍警與惡劣鄉紳稱爲「反動分子」，命運不免同中國這個時代許多身在內地血氣壯旺的青年一樣。新舊衝突，就有社會革命。一涉革命，糾紛隨來，到處都不免流淚流血。最重大的意義，即促進人事上的新陳代謝，使老的衰老，離開他親手培植的橘子園，使用慣熟的船隻傢具，更同時離開了他那可愛的兒子（大部分且是追隨了那兒子），重歸於土。

至於婦人呢，餵豬養鴨，挑水種菜，績麻紡紗，推磨碾米，無事不能，亦無事不作。日曬雨淋，同各種勞役，使每個人都強健而耐勞。身體既發育得很好，橘子又吃得多，眼目光明，血氣充足，因之兼善生男育女。鄉村中無呼奴使婢習慣，家中要個幫手時，家長即爲未成年的兒子討個童養媳，於是每家都有童養媳。換言之，也就是交換兒女來教育，來學習參加生活工作。這些小女子年紀十二三歲，穿了件印花洋布袴子，過門用一隻雄雞陪伴，拜過天地祖先後，就取得了童養媳身分，成爲「一家」候補人員之一。年紀小雖小，凡是這家中一切事情，體力所及，都得參加，下河洗衣，入廚房燒火煮飯，更是兩件日常工作。無事可作時，就爲婆婆替手，把兩三歲大小叔叔負之抱之，到前村頭井邊，或小土地廟前去玩耍，自己已也抽空看看熱鬧。或每天上山放牛，必趁便挑一擔松毛，摘一籃蕈子，回家當晚飯菜。年紀到十五六歲時，就和丈夫圓了親，正式成爲家中之一員，除原有工作外，多了一樣承宗接祖，生男育女的義務。這人或是獨生女，或家中人口少，要幫手，捨不得送出門，就留在家中養黃花女。年紀到了十四五，照例也懂事了，漸漸愛好起來，知道跟姑母、娘舅、鄉鄰同伴學刺花扣花，圍裙上用五色絲線繡鴛鴦戲荷，或喜鵲噪梅，鞋頭上挑個小小雙鳳。加之在村子裏可聽到老年人說「二度梅」「天雨花」等等才子佳人彈詞故事，七仙姐下凡

塵等等神話傳說，下河洗菜淘米時，撐船的小夥子眼睛尖利，看見竹園邊河坎下女孩子的大辮子像條烏梢蛇，兩粒眼珠子黑亮亮的，看動了心，必隨口唱幾句俚歌調情。上山砍柴打豬草，更容易受年青野孩子歌聲引誘。本地二八月照例要唱土地戲謝神還願，戲文中又多的是烈士佳人故事。這就是這些女孩子的情感教育。大凡有了主子的，記着戲文中常提到的「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」，幻想雖多，將依然本本分分過日子下去。晚嫁失時的，嫁後守寡無拘管的，或性格好繁華易爲歌聲動感情的，自然就有許多機會作出本地人當話柄的事情。或到山上空礪堡中去會情人，或跟隨飄鄉戲子私逃，又或嫁給退伍軍人。這些軍人照例是見過了些世界，學得了些風流子弟派頭，元青皺綢首巾，一丈五尺長裹在頭上，佩了個鍍金手表，鑲了兩顆金牙齒，打得一手好紙牌，還會彈彈月琴，唱幾十曲時行小調。在軍隊中厭倦了，回到本鄉來無所事事，向上向下通通無機會，就放點小賭，或開個小鋪子，賣點雜貨。歡喜到處走動，眼睛尖，鼻子尖，看得出也嗅得出什麼是路可以走，走走又不曾出大亂子。若誘引了這些愛風情的女孩子，收藏不下，養活不了，便帶同女子坐小船向下江一跑，也不大計算「明天」怎麼辦。到外埠住下來，把幾個錢一花完，無事可作無路可奔時，末了一着棋，照例是把女子哄到人販子手中去，抵押一百兩百

塊錢，給下處作土娼，自己卻一溜完事。女人或因被誘出了醜，肚中帶了個孩子，無處交代，欲走不能走，欲留不能留，就照土方子檢付草藥，土狗、斑蝥、茯苓、硃砂死的活的一股魯吃下去，把血塊子打下。或者體力弱，受不住藥力，心門子窄，膽量小，打算不開，積憂成疾，孩子一落地，就故意走到大河邊去喝一陣生冷，於是躺到牀上去，過不久，肚子腸子絞痛起來，咬定被角不敢聲張，隔了一天便死了。於是家中人買一付白木板片裝殮好，埋了。親戚哭一陣，街坊鄰里大家談論一陣，罵一陣，憐恤一陣，事情就算完了。也有幻想多，青春抒情氣分特別濃重，事情解決不了時，就選個日子，私下梳裝打扮起來，穿上乾淨衣鞋，扣上心愛的花園腰，趁大清早人不知鬼不覺投身到深潭裏去，把身子餵魚吃了的；同樣——完了。又或親族中有人，輩分大，勢力強，性情又特別頑固專橫，讀完了幾本「子曰」，自以為有維持風化道德的責任，這種道德感的增強，便必然成為好事者，且必然對於有關男女的事特別興奮。一遇見族中有女子丟臉事情發生，就想出種種理由，自己先嘔一陣氣，再在氣頭下集合族中人，把那女的一繩子捆來，執行一陣私刑，從女人受苦難情形中得到一點愉快，把女的遠遠的嫁去，討回一筆財禮，作為「臉面錢」。若這個族中人病態深，道德感與虐待狂不可分開，女人且不免在一種戲劇性場面下成為犧牲者。照例將為這些男

子，把全身衣服剝去，頸項上懸掛一面小磨石，帶到長潭中去「沈潭」，表示與衆棄之意思。當幾個族中人乘上小船，在深夜裏沈默無聲向河中深處划去時，女的低頭無語，看着河中蕩蕩流水，以及被木槳攪碎水中的星光，想到的大約是二輩子投生問題，或是另一時被族中長輩調戲不允許的故事，或是一些生前「欠人」「人欠」的小小恩怨。這一族之長的大老與好事者，坐在船頭，必正眼也不看那女子一眼，心中卻漩起一種複雜感情，總以爲「這是應當的，全族面子所關，不能不如此的。」但自然也並不真正討厭那個年青健康光鮮的肉體，討厭的或許倒是這肉體被外人享受。小船搖到潭中時，蕩槳的把槳抽出，船停了，大家一句話不說，就把那女的掀下水去。這其間自然不免有一番小小掙扎，把小船弄得搖搖幌幌，人一下水，隨即也就平定了。送下水的因爲頸項上懸繫了一面石磨，在水中打漩向下沈，一陣水泡子向上翻，接着是天水平靜。船上幾個人，於是儼然完成了一件莊嚴重大工作，把船掉頭，因爲死的雖死了，活的還得趕回到祠堂裏去叩頭，放鞭炮掛紅，驅逐邪氣，且表示這種勇敢決斷的行爲，業已把族中損失的榮譽收復。事實上就是把那點私心殘忍行爲卸責任到「多數」方面去，至於那個多數呢？因爲不讀子曰，自然是不知道此事，也從不過問此事的。

女子中也有能幹異常，丈夫過世還經營生活，駕船種田，興家立業的。沿長河有幾座大油房，幾個大廟宇，幾處建築宏大華美的私人祠堂，都是這種寡婦的成就。

女子中也有讀書人，大多數是比較開通的船長地主的姑娘，到省裏女子師範或什麼私立中學讀了幾年書，還鄉時便同時帶來給鄉下人無數新奇的傳說，嶄新的神話，比水手帶來的完全不同。城裏大學堂教書的，一個時刻拿的薪水，抵得過家中長工一年收入！花兩塊錢買一個小紙條，走進一個黑黯黯大廳子裏面去，冬暖夏涼，坐下來不多一會兒，就可看臺上的影子戲，真刀真槍打仗殺人，一死幾百幾千，死去的都可活回來，坐在櫃臺邊用小麥管子吃橘子水和牛奶！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，全蘇州到處都是水，人家全泡在水裏，杭州有個西湖，大水塘子種荷花養魚，四面山上全是廟宇，和尚尼姑都穿綢緞袍子，每早上敲木魚、鐺鉢，沿湖唱歌……總之，如此或如彼，這些事述說到鄉下人印象中時，完全如哈哈鏡一樣，因為曲度不同，必然都成為不可思議的驚奇動人場面。

頂可笑的還是城裏人把橘子當補藥，價錢貴得和燕窩、高麗參差不多，還是從外洋用船運回來的，橘子上印有洋字，用白紙包了，紙上也有字，說明補什麼，應當怎麼吃。若買回來依照方法擠水吃，就補人；不依照方法，不算數。說來竟千真萬確，自然更使得出橘子

地方的人不覺好笑。不過真正給鄉下人留下一個新鮮經驗的，或者還是女學生本身的裝束。辮子不要了，簡直同男人一樣，說是省得梳頭，耽擱時間讀書。膀子脖子全露在外面，說是比藏在裏面又好看又衛生，縫衣時省布，且不穿袴子，至少這些女學生給普通鄉下人印象是不穿袴子，爲什麼原因他們可不明白。這些女子業已許過婚的，回家不久第一件事必卽向長輩開談判，主張「自由」，須要離婚。說是愛情神聖，家中不能包辦終身大事。生活出路是到縣裏的小學校去做教員，婚姻出路是嫁給在京滬私立大學讀過兩年書的公務員，或縣黨部委員，學校同事。居多倒是眼界高，像貌可不大好看，機會不湊巧，無對手，不結婚，名爲「抱獨身主義」。這種「抱獨身主義」的人物，照例吃家裏，用家裏，衣襟上插支自來水筆，插支活動鉛筆，手上有個小小皮包，皮包中說不定還有副白邊黑眼鏡，生活也就過得從容而愉快。想再求上進，程度不甚佳，就進什麼女子體育師範，或不必考的私立大學。畢業以前若與同學發生了戀愛，照例是結婚不多久就生孩子，一同居，除卻跟家中要錢，就再也不會回來了。這其中自然也有書讀得很好，又有思想，又有幻想，十八年左右向江西跑去，終於失了蹤的，這種人照例對鄉下那個多數是並無意義的，不會發生何等影響的。

當地大多數女子有在體力與情感兩方面，都可稱爲健康淳良的農家婦，需要的不是認識幾百字來討論婦女問題，倒是與日常生活有關係的常識和信仰，如種牛痘，治瘡疾，以及與家事有關收成有關的種種。對於兒女的壽夭，尙完全付之於自然淘汰。對於橘柚，雖從經驗上已知接枝選種，情感上卻還相信每在歲暮年末，用糖汁灌溉橘樹根株，一面用童男童女在樹下問答「甜了嗎？」「甜了！」下年結果即可望味道轉甜。一切生活都混合經驗與迷信，因此單獨憑經驗可望得到的進步，無迷信攙雜其間，便不容易接受。但同類迷信，在這種農家婦女也有一點好處，即是把生活裝點得不十分枯燥，青春期女性神經病即較少。不論他們過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單純，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種幻異情感，或憑傳說故事，引導到一個美麗而溫柔仙境裏去，或信天委命，來抵抗種種不幸。迷信另外一種形式，表現於行爲，如敬神演戲，朝山拜佛，對於大多數女子，更可排洩她們蘊蓄被壓抑的情感，轉換一年到頭的疲勞，尤其見得重要而必需。

這就是居住在這條河流兩岸的人民近三十年來的大略情形。這世界一切既然都在變，變動中人事乘除，自然就有些近於偶然與湊巧的事情發生，哀樂和悲歡，都有他獨特的式樣。

## 秋（動中有靜）

秋成熟一切。大河邊觸目所見，盡是一年來陽光雨露之力，影響到萬彙百物時用各種式樣形成的象徵。野花多用比春天更美麗眩目的顏色，點綴地面各處。沿河的高大白楊、銀杏樹，無不爲自然裝點以動人的色彩，到處是鮮豔與飽滿。然而在如此景物明朗和人事歡樂笑語中，卻似乎蘊蓄了一點兒淒涼。到處都彷彿有生命在動，一切說來實在又太靜了。過去一千年來的秋季，也許和這一次差不多完全相同，從這點「靜」中即見出寂寞和淒涼。

辰河中部小口岸呂家坪，河下游約有四里一個小土坡上，名叫「楓樹坳」，坳上有一個滕姓祠堂。祠堂前後十幾株老楓木樹，葉子已被幾個早上的嚴霜，鍍上一片黃，一片紅，一片紫。楓樹下到處是這種彩色斑駁的美麗落葉。祠堂前楓樹下有個擺小攤子的，放了三個大小不一的簸箕，簸箕中零星貨物上也是這種美麗的落葉。祠堂位置在山坳上，地點較高，向對河望去，但見千山草黃，起野火處有白煙如雲。村落中鄉下入爲耕牛過冬預